



5

料练

祝 自 明

彩 练

祝 自 明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彩 练

祝 自 明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7印张 138千字

1981年7月第1版

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300

书号：10173·227 定价：0.51元

一九六五年盛夏。

一天晌午，暑气竭尽全力地施展出它的淫威，酷热笼罩着大地。但是，此刻在福建前线某机场上，却聚集着许多人，他们顶着强烈而炙人的烈日，不断翘首朝西天眺望。他们在期待着一批新式的战鹰凌空而来。

围在草地上的人群中，有副师长廖汗天。廖汗天四十开外的年纪，身材魁梧，穿一件白色亚麻布衬衣，蓝军裤。他汗流浹背地站在阳光下，陪着本县的县委书记陈良垠、副县长胡道成等人，等待着从后方转场过来的飞机到这个机场着陆。

“老陈，老胡，咱们站在这里晒太阳干啥？走，到休息室喝点水！”廖汗天拍拍只有一只手的陈良垠，转过身对胡道成说，“你看，老胡这么胖，哪能经得起这样毒的太阳晒呀。走吧，看来飞机着陆还有一会哩。”

“不，还是等一等吧！”陈良垠摇摇他的独臂说，“既然我们代表全县人民来欢迎你们，总不能躲在屋子里欢迎哪。”

胡道成朝站在停机坪上的穿蓝工作服的一队队机务人员看了一眼，掏出一块白手帕擦擦从额头上流下的汗水，大鼻里向外冒出一口气。他顺着这口气暗暗地骂了一声：“受罪！”

“老战友，你的身体不大好，先到休息室喝点水，等会飞机着陆的时候你再过来，行吗？”廖汗天朝比他矮半个头的胖子胡道成说，“你看，要是让你晒中暑了，我们可担当不起。”

“喔，就因为我们是老战友，你对我特殊照顾啊！不要啦，老战友！你不知道吗，目前我们正在搞四清，我的问题还没弄清楚哩。其实，我的历史问题，审查不审查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”

胡道成在这种场合说出这些话来，使廖汗天感到意外，本想当面批评他几句，又一想，明白了，他这些话是讲给县委书记陈良垠听的。为了不使气氛僵化，他在胡道成墩实的背上捅了一拳，说：“你呀，老脾气还是没有改。四六年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你的牢骚怪话多，如今，刚见面你又是发牢骚。”

陈良垠装聋作哑，没有吭声，他不想在这时候谈这些问题，也不愿意当着胡道成的面向廖汗天了解他的历史。他准备找个机会跟廖汗天个别谈谈，以表示对一个人的历史问题真正做到认真负责。

“来啦！来啦！”穿蓝工作服的人群，大约看到什么目标了，不约而同地嚷嚷起来。于是，机场上鸦雀无声，人们

的目光朝着一个方向注视着。

一阵撕裂长空的噪音，震得空气颤抖，地动山摇。四架银色的战鹰，列成严格的队形，从机场上空飞过，通场转弯，减速着陆。他们循规蹈矩，一丝不苟，一架挨着一架，平稳地在“丁”字布跟前接地，沿着跑道徐徐滑行。

机场的东头，充氧车，充电车、充冷车、加油车……一辆接着一辆，向停机坪驶去。整个机场，被轰轰隆隆的马达声所笼罩。

第一架飞机滑行到停机坪，从座舱里跳出一个头戴飞行帽，身穿草绿色亚麻布工作服的飞行人员，他姓宋名平，是四架飞机的带队长机。宋平今年三十二岁，中等个子，体格健壮结实。当他跨上梯架，正准备下来的时候，先期抵达前线的机械师杨立功放开嗓门问道：“大队长，飞机有啥毛病没有？”

宋平竖起大拇指放声答道：“一切正常！”

“航线上天气好不好？”杨立功又问。

“同这边一样，万里晴空。”宋平摘下飞行帽，问：“你们哪天到？”

“前天刚到。”杨立功意味深长地说，“还是你们快，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，你们才飞一个多小时就到。”

宋平朝杨立功笑笑，说：“上飞机的时候，穿这件衣服还有点冷。到这里，哎呀，你看这汗水。”他用一只食指把宽阔的额头上的汗水捋下来，向水泥地上甩，“嘿呀，真是一甩八瓣呀！”

宋平的僚机飞行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他叫王贵良。王贵良刚刚结婚不久，家就住在这个县城里，爱人叫陈爱莲。最近听说小两口闹了点矛盾，加上陈爱莲要出差，上级决定让王贵良同地勤人员一起提前从地面来了。因此，二号机由师射击副主任暂时补缺。

三号机飞行员是个胖敦敦，黑黝黝的河南大汉。他叫赵登魁，粗犷而乐观，三十一岁了连个对象还没找到。

四号机的飞行员年龄最小，但也是二十六岁的人了。他叫董明理，生得很英俊，小白脸儿，有一双聪明灵活的黑眼睛。由于他说话做事，多少带点儿知识分子气味，加上语言幽默，哲理性强，飞行员们都戏称他为小理论家。他现在正和一个航空学院的学生恋爱，只是还处于保密阶段。

四架飞机，经过一阵忙碌之后，刚刚在停机坪上排列得整整齐齐。天空又传来一阵震天动地的轰鸣。聚集在机场的人们，很自然地又朝蔚蓝深邃的天空仰望。只见六架银色的战鹰，排成人字队形，在空中闪烁着熠熠白光，风驰电掣般地从低空掠过，然后井然有序地通场着陆。

十名飞行人员，排列着整齐的队形，迈着矫健轻松的步伐，朝列队欢迎他们的人群走来。

紧挨滑行道的边沿，有七八间砖瓦建筑的房屋，房屋前面，一排整齐的凤尾树。树下，工农商学，党政机关的代表，敲锣打鼓地欢迎着空中战士的来到。

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，飞行员们走进了休息室。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，砖面上湿漉漉的，不知是那个勤劳细心的

人，在地上洒了水，使人们一进屋，就有一种清新凉爽，整洁舒适的感觉：这是谁干的呢？飞行员们都明白这是航医周松涛干的。周松涛是个医生，他以医疗为职业，但他在飞行员的心目中，如同飞行人员的保姆，样样事情他都揽着干，勤勤恳恳，默不吱声。他三十七岁了，是飞行人员最敬畏的人。好几天没见到他了，飞行员们都想念他。嗯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宋平放下飞行帽，跑到屋子外面，向机务人员休息室一看，只见一个消瘦的军人，佝偻着腰，挑着一担水，踉踉跄跄地走来。宋平急忙迎上去，抓住他的扁担说：“周医生，你看，汪政委说过多少遍了，你受过伤，不让你干重活，你偏偏不听。看你，累得一身汗，让我们过意得去吗？”

周松涛抬起脸，哪里象三十多岁的人？他消瘦清癯，颧骨突起，额上过早地出现了皱纹，简直是个小老头子了。担子让宋平夺过去后，他板着挺严肃的脸，朝宋平瞅了一眼，说：“我又不是豆腐做的人，一担水能把我压垮！”他看看宋平挑起担子就跑，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走。

宋平把一担水挑到休息室门前，周松涛默无声地拿起一把铁勺子，一勺一勺地把桶里的水向脸盆里舀。飞行员们放下飞行装具，都陆陆续续地出来了。他舀一盆叫一声：

“端走，”飞行员挺顺从地把一盆盆水端到一旁洗擦身上的汗。赵登魁站在周松涛身旁，看他慢腾腾一勺一勺地舀水，等得不耐烦了，端起一只木桶说：“嘿，太慢啦！俺可没耐心等！”说着，把一桶水倒在四五个脸盆里。

周松涛拿着勺子站在一旁，看看赵登魁虎里虎气的样子，爱惜地用勺子指指他说：“你看，就你出汗多，全身上下象浸在水里一样。快把工作服换下来我替你搓一搓！”

赵登魁顺从地脱下工作服，但他没有把它交给周松涛，而是把它挟在腋下，那神情，好象怕别人抢去似的。他赤膊裸体，露出赤红宽厚带毛的胸脯，从架子上拿起一条毛巾，习惯地围在颈子上，躬下身子，抱起两棒水槽了槽脸，把挟在腋下的湿工作服早就忘记了。周松涛过去拣起落在地上的工作服，他急忙一把抓起来叫道：“唉，唉！俺有两只手，怎能让你洗工作服呢！周医生，往后这些出力气的活，你少沾点边，俺这个人粗粗咧咧，干个粗活什么的比你快当。嗷呀，不中！不中……”

周松涛趁赵登魁不防，把他的工作服抢过来向脸盆里一塞，说：“马上就要值班，你哪有功夫洗？”

赵登魁惊奇地睁着眼问：“值班？刚到这里就要值班？”

“有情况，这里是前线，不是后方！”

赵登魁望了望周松涛板板正正的脸，没再说什么，拿起香皂，把晒得红里泛黑的脸庞和脖颈擦得全是肥皂泡沫。

“老周！王贵良没到机场来？”宋平洗完脸，问道。

周松涛向屋子里嘤嘤嘴，不满地说：“在屋子里吹风哩。”

飞行员们洗完脸，七嘴八舌地谈论着空中的所见所闻。

周松涛看看王贵良一直呆在屋子里没出来，生气地走进

屋，“啪哒”把大吊扇开关一关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大家千里迢迢转场到这里，你倒自在，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吹风，看都不出来看大家一眼！”

周松涛平常是个板板正正，一丝不苟的人，他看到谁不顺眼、当面就给你不客气地说一通。他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同志和对上级也同样不徇私情。王贵良熟悉周松涛的脾气，只好默默无声地走出屋子。他看看周松涛没有跟出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人倒霉，到处不顺心，吹个电风扇也得挨批评！”

王贵良说这句话时，正碰上四号机董明理，他乐哈哈地说：“哈哈，到底还是地面跑得快呀，真是捷足先登啊。”他看看王贵良的情绪不对头，急忙改口逗他道，“啊，倒霉，啥事让你王贵良同志倒霉啦？噢，我知道啦，大概陈爱莲同志欺侮你啦？嗯，不是，呃呀，我的王贵良同志，几天不见，你原来噉着嘴巴来迎接我们哪，那可不行！”说着，手搭在王贵良的肩上，推着他到前面凤尾树下乘凉去了。

周松涛在屋子里，把乒乓球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，用抹布擦了一遍。他知道，刚下飞机的飞行员们，稍微休息一会之后，马上会聚集到这个会议室来研究敌情，协调出航的战斗动作。他忙完这一切，走出屋子，见赵登魁正在洗他泡在脸盆里的工作服，便不声不响地走过去，端起脸盆向井边走去。赵登魁伸着一双粘满肥皂泡沫的手，看看周松涛毫无表情的脸，逗趣地说：“哈哈，俺周医生，真象个保温桶一样，里边热，外边凉……”

“哎呀，快！快！保温桶……”

赵登魁一句话没说完，突然发现一位女炊事员打扮的姑娘，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车架上载着一个保温桶，朝他这边冲过来。不知是骑车的技术不好，还是下车的速度过急，车身向一侧倾斜。姑娘用尽全力扶着将要倾倒的自行车，但后面的保温桶太重，把捆绑的绳子扭断了，眼看保温桶就要从车上滚下来了，姑娘急得放声叫着。赵登魁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跳过去帮助姑娘扶住车，其他飞行员也飞奔过来帮忙。

“看，多危险啊，差点儿翻车！”赵登魁把保温桶从车上提下来，朝姑娘瞥了一眼，问，“你是为俺送水来的吧？”

姑娘捋下头上的白工作帽，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，毫不怯生地朝赵登魁送来感激的一瞥，然后向他笑笑，口角上露出一个挺好看的酒窝。她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多亏你的动作快，要不，真的会翻车啦。来，抬上去吧！”她与赵登魁抬着保温桶，边走边说，“很对不起，三轮车让给养员骑出去了，没及时把水送来，耽误同志们喝水了。”说着，负疚地笑笑，那个很好看的酒窝更动人了。

站在门口的董明理没插上手。他看看姑娘的音容笑貌，误把她当成自己的未婚妻蔡小铃了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她，她怎么到这里来啦？”

姑娘朝董明理白了一眼，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我，我就不能到这边来啦？”

董明理发现自己认错了人，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，急忙

改口道：“哦，对不起！我认错人啦。”说罢连忙钻进休息室，没敢再露面。

姑娘和赵登魁将水抬到休息室门前放下，爽朗地笑着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空勤灶的炊事员，大名叫马春燕，我们伙房的老师傅给我取了个绰号，管我叫假小子。哈哈，无非是我的性子象个小子罢了。喂，往后熟悉啦，就叫我假小子吧！”

马春燕几句话把飞行员们逗乐了，大家兴冲冲地围过来同她攀谈。

王贵良在这种气氛中情绪也变了，他首先拿起杯子接了一杯水，惊奇地问：“喂，马……”他没记住马春燕的名字，改口叫道，“喂，假小子，你为啥不找辆汽车送水来呢？”

“哈哈，这叫节约闹革命呗。”马春燕快活地回答道，“派汽车既浪费汽油，又耽误司机休息；骑自行车送水，既锻炼身体，又节约汽油。”

马春燕的这句话最合赵登魁的脾胃，他乐颠颠地竖起大拇指赞扬道：“中！中！俺看你象个假小子。不过，刚才俺不帮你忙的话，你这个假小子就要出大洋相喽！”

马春燕看看这个五大三粗的河南大汉说起话来特别爽直，便很大方地跟他攀谈起来。

飞行员们在凉棚里和马春燕说笑，董明理躲在屋子里悄悄地偷听。他本来是个挺活跃的小伙子，因为刚才错把马春燕当成他在南京航空学院读书的未婚妻，只好一个人窘困地

躲在屋子里。唉唉！多难为情！幸亏时间短，同志们不了解内情，不然，真会让别人取笑一辈子。但说来也怪，这个马春燕怎么会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呢？太象了，无论是年龄、身材、体形、衣着、还是脸形、肤色，甚至说话的声音和喜笑时口角上露出的酒窝，都完全一模一样。天下真会有这样的巧事？董明理一边想，一边竖起耳朵倾听飞行员们和马春燕说笑。他听着听着，感到马春燕那爽朗明快、毫不拘谨的性格与他的未婚妻又完全不一样。马春燕的语言动作都象个假小子，而他的未婚妻却温柔娴静。唉！我也太粗心大意了，自言自语会说出声音来。她要不是这种满不在乎的性格，真会把我当成精神病呢。他从窗户里偷偷地膘了马春燕一眼，奇怪，马春燕也是粉红色短袖衬衣，深蓝色的长裤，两条羊角似的辫梢上扎着橡皮筋，跟他未婚妻的打扮居然分毫不差。更奇怪的是，马春燕说话的声音为什么也带着一种浓重的南京口音呢？董明理越来越迷惘了，马春燕在他心里打上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问号。

“来，喝杯水，歇会再走！”宋平接了一杯水送到马春燕面前说。

“不啦！不啦！水要是不够喝，打个电话我马上送来！”马春燕说罢便去牵自行车。

飞行员们目送着马春燕，只见她一偏腿，跨上了自行车，飞速地离去。

“看，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假小子！”宋平转过身，朝赵登魁瞥了一眼说，“我看小马的性格同你差不多。”

“哈哈，俺看也象。”赵登魁表示同意地点点头说，“俺就喜欢这样个脾性，直来直去。”大约他感到说漏了嘴，本来就很红的脸更加红了。赶快改口说，“不过，俺没别的意思，绝对没别的意思。”

飞行员们当然了解赵登魁说这话不包含别的意思，但他这么一解释，反而引起同志们一阵哄堂大笑。直到团政治委员汪诚通知大家集中，大伙才停止打闹谈笑。

汪诚见周松涛不在，便问宋平：“周航医呢？”

“到井边洗衣服去了。”宋平答道，“要找他回来吗？”

“不！我去找他。”汪诚说。他刚刚走到屋前，就看到周松涛端着一脸盆洗净的衣服回来了。汪诚站在那里等他走到身旁，悄声地问，“周医生，王贵良同志的身体能值班吗？”

“能。”周松涛干脆地答道。

“他在火车上不是病倒过吗？”

“那天太热，他关着车窗躺在那里生闷气，加上几天没睡好觉，有点中暑，这两天全部恢复了。”周松涛简要地谈了谈王贵良的身体状况，又指指自己的头说，“恐怕这里边还有点别扭。”

“这好办，只要让他值班，他这里边的误会马上能消除的。”汪诚很有把握地说，“这个人，思想上经常闹点矛盾，飞行上是从不含糊的。思想上的毛病嘛，就靠我们这些人引导得法喽。”他和周松涛边向回走边说。两人来到会议室，汪诚看看廖副师长不在，又派人去请。

欢迎仪式结束后，陈良垠有事，先回县里。胡道成却被廖汗天留下来。此刻，他们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吸烟喝茶，吹着电扇，谈得很投机。他们是十多年没见面的老战友，乍一见面，自然会说起双方都熟悉的事，谈着互相都认识的人。

“你倒好，还是那么精神，老样子没变。要不，在火车上我那能一下子就认出你来。”胡道成挨着廖汗天坐着，吸了口烟，又说，“老伙计，有钱难买老来瘦啊，你看我，战争年代想胖胖不起来，三十五岁之后，体重一天天增加，现在，胖得象个碌碡，上下一般粗。你有没有好的秘方让我瘦下来？”

“我看哪，这是高官厚禄，养尊处优的结果！”廖汗天开玩笑地说，“我治胖病的灵丹妙药倒是有，不晓得你依不依我？”

“那好，只要能治我的胖病，我什么都依你。”胡道成甩掉烟蒂，说，“你老兄对我的看法有点偏见，我当什么高官，享什么厚禄？到现在当个县长还是个副的。一个副县长，听着别人哼哼，东跑西颠，忙忙碌碌，啥个养尊处优！”

廖汗天见胡道成又开始发起牢骚来了，半玩笑半当真地说：“老兄，你也太过份了。嫌官小，要是让你当上大官，不是个官僚主义者，也是个蜕化变质分子。你想想，一九四七年同我们一道工作的七八个同志，他们在同一天被敌人抓去杀害了，他们为的什么？他们得到什么？我看，你的胖

病，包括这里边的毛病，”廖汗天笑咧咧地指指自己的头说，“好好到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一年，保险你样样满足，胖病也治好了。”

胡道成胖得红光油亮的脸，突然变得阴森惨白了。他不满地朝廖汗天白了一眼，见他笑咪咪的递给他一支烟，只好把收敛起来的笑容重新堆到脸上，但这笑容是苦涩的，很不自然的：“你老兄真会奚落人，我一个副县长都当不好，那有奢望去当什么大官。”他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，“是呀，想起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心里就难过。唉，一九四七年那件事后来查清楚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廖汗天摇摇头说，“当时敌情复杂，无从查起，后来事过境迁，更加不好查了。”

“就为这件事，到现在还揪住我不放哩。”胡道成撇着嘴说。

“这件事，我对你是最清楚不过啰。老实说，当时不是你通知我，恐怕我早就变成汤家母子的刀下鬼了。”廖汗天边思索边说，“喂，我不是替你写过旁证的吗？”

“旁证有个屁用，有人看着你不顺眼，就要把你往脚底踩。”胡道成说到这里，故意压低声音说，“你晓得吧，前几天又派人出去调查我的问题去了，其中有一个，就是你们飞行员的家属，叫陈爱莲。她是主动向县委提出来要去调查我的问题的。真是恩将仇报呀！王贵良从小是个讨饭的叫花子，临解放的时候，病饿得快死了，是我把他送到孤儿收容所去的；陈爱莲呢，是我一个战友的遗孤，她同王贵

良同志结婚，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呢……好啦，好啦，不说啦！这点小事，我相信组织上会查清楚的，个人无须操心。”

廖汗天这才弄清，他跟王贵良一道，随地勤人员转来前线那天，在火车上遇到胡道成，胡道成为什么对王贵良那样冷冰冰，至使王贵良关着车窗生闷气而引起中暑。为了弄清王贵良的家庭到底存在什么纠葛，他顺便问胡道成道：“老胡，王贵良家中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就一个岳母和陈爱莲。这次王贵良回来，没遇到陈爱莲，倒是他岳母给他们之间做了一番工作。”

从胡道成的谈吐中，廖汗天断定他非常了解王贵良一家人的情况。于是，他建议道：“老胡，什么时候抽个空你陪我们到王贵良家中去一趟，看看他的岳母好吧？”

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却弄得胡道成有点惊慌失措了。他急忙摇着胖脑袋，吱吱唔唔地说：“你们要去看她？恐怕，恐怕不成吧。听说，听说她没功夫，噢，她这几天走亲戚去了，不在家，肯定不在家。等她回来之后，我陪你们一道去。”

胡道成的反常，并没引起廖汗天十分注意，因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并没决定那一天一定要去。胡道成虽然慌张，但他后面语词还是比较圆滑的。按理，胡道成很想和廖汗天多聊一会，但他现在急着要走了，因为他害怕廖汗天不知什么时候高兴，弄辆小车，抓住王贵良陪着，冒冒失失地去看陈爱莲的母亲，将会弄得他无法收拾。呃呀，廖汗天的出现，对